

# 台灣四縣客語量詞「尾」(mi<sup>24</sup>)的範疇結構\*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

吳莉雯

基隆市月眉國民小學

本文利用戴浩一等 (1997) 設計的漢語方言量詞誘發方式及相關配套心理實驗收集台灣苗栗地區四縣客語量詞「尾」(mi<sup>24</sup>) 的使用分布情形，進而建構其範疇結構，發現「魚」、「蛇」為其中心成員，而「龍」、「蜥蜴」、「蝦」等為較邊緣成員。本文因此介紹了一種嶄新的方言量詞調查方法及描述。本研究之語料收集以苗栗地區未受過教育且不識字，不會說國語及閩南語的客家老人為受試者（二十人），也為流失相當嚴重的台灣四縣客語留下珍貴的語料。

關鍵詞：四縣客語，量詞，「尾」(mi<sup>24</sup>)，分類認知原則，範疇建構，原型理論

## 1. 引言

範疇化 (categorization) 是人類認知系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漢語不同方言各色各樣複雜的量詞系統對人類在認知上的範疇分類 (human categorization) 正好提供了寶貴、豐富的原始材料 (Tai 1992, 1994)。可惜至今漢語方言量詞材料的收集絕大部分還是使用傳統語料收集方法，有系統的利用認知心理學的實證方法去收集詳細的語料來研究分類的認知基礎，至今付諸闕如。有鑑於此，戴浩一及兩位研究生（戴浩一、李美齡、郭怡君 1997）設計一套誘發方式及實驗來收集閩南語分類詞（有分類功能的量詞，Tai and Wang 1990）的自然語料，以歸納出它們分類的認知原則。客語的量詞曾有簡單的描敘（羅 1985，何 1994），在其基礎上，本研究利用戴浩一等人 (1997) 設計出來的實驗方法及已製造好的圖片對客語分類詞使用情形進行詳細的調查，歸納出客語分類詞的認知基礎。

---

\* 本文基本材料取自第一作者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客家話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NSC 89-2411-H-194-056, 90-2411-H-194-024)。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04 年 12 月 4-5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所舉辦之「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客家語研究」，會中受鄭錦全、鍾榮富、洪惟仁等教授指正，會後文稿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學者賜予寶貴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台灣客語以四縣話為最大一支，其中以苗栗地區為四縣客語的大本營（羅 2001，行政院文建會 1994，董 1996）。故本研究之語料收集以苗栗地區未受過教育且不識字，不會說國語及閩南語的客家老人為受試者（二十人）。本研究計畫助理吳莉雯及其同學的母語為苗栗四縣客語，他們利用二張呈現不同數量相同實物圖片對照的方式（Tzeng, Chen and Hung 1991）誘發受試者使用量詞。

本文將簡單介紹蒐集語料的方法，分析的理論基礎，並詳細描述以此方法所蒐集到的客語量詞“尾”（mi<sup>24</sup>）的語料，進而討論其範疇之建構。

## 2. 理論背景

### 2.1 範疇化理論

#### 2.1.1 古典分類觀 (classical theory)

傳統的分類概念起源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一個類別是由一組不連續（離散的）屬性所組成，也就是說分類是依據個體的客觀性，而這些屬性特徵是一個類別的必要及充份條件，類與類之間有清楚的界限，而一個類別的所有成員都有同等的地位（Taylor 1989:23-24）。

然而我們觀察到世界上的物體，並不能完全以傳統的分類來解釋。例如 Rosch (1975) 提出以鳥為一個範疇的例子，其最典型的鳥為知更鳥，共具有十個屬性，但以駝鳥而言，其屬性就不具有十個，最明顯的是，其不會飛，但駝鳥仍是鳥類的一種，所以在一個劃類中，通常找不出類別裡所有成員皆共有一組重要的屬性特徵，而且有時我們會發現雖然有些劃類中的成員缺少某個看似重要的屬性特徵，但仍歸為同一類。然而以傳統的分類觀來看，即認為一個類別的成員都需具備相同的條件，且每個類別中的每一成員都擁有平等的地位，可是我們從鳥的例子來看，知更鳥及駝鳥，其地位即明顯不同。所以，一個類別的所有成員並非站在完全相同的層級；在某些方面的表現，也並不完全相同，如一般典型的鳥類是在天空上生活，逐漸的延伸至較邊緣的成員是在陸上生活，例如雞、鴨，再延伸至水上生活的成員如鵝、企鵝。但企鵝是胎生的動物，又可跨類屬哺乳類的成員，所以我們在分類時也常會遇到一些沒有清楚界限的困擾。

#### 2.1.2 原型理論 (prototype theory)

原型理論的基本概念起源於人類學家 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 (1969)，對焦

點顏色 (focal color) 所做的實驗，提出一項重大的觀點，即範疇的原型模式 (prototype model of categorization)。爾後經由心理學家 Rosch (1975) 及 Labov (1973) 所做的一些有關認知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出人類對世界的物體做分類時，是先定出一個原型，再以此作為認知上的參考點來作為事物分類的依據，而不是像古典理論所說的，先訂出一組特徵，再把具有這一組特徵的事物歸為一類，所以原型理論比起傳統對分類的看法更符合人類分類認知的實際行為。

原型理論並未要求所有同類中的成員都需具備共同的客觀屬性，類與類之間也沒有很清楚的界限，其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其同類成員的地位是不相等的，依其所具有的原型特徵的多寡，由原型的位置往邊緣的方向依序排列，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其典型的成員，經由連結作用 (association) 產生出較邊緣的成員。成員與成員重疊之處為其肖似之處，成員越往外擴張，漸序地和中心成員差距越拉大，但因相鄰的彼此是近似的，所以仍屬同一家族，亦即被歸類在同一類中。由此可知，同一類別的成員地位是不均等的，越靠近中心成員，越具該類別的代表；反之越往外越不具代表性。如前所述的鳥範疇 (Rosch 1975)，依典型到邊緣的排列為知更鳥、麻雀、孔雀、企鵝。我們再以分類詞為例，如類詞「條」其可接具體細長的物體，如繩子、項鍊、絲瓜，這是比較典型的用法，也可接較抽象的名詞，如生命、歌、法律，也就是比較不典型的用法，通常這是取其長形特徵經由隱喻 (metaphor) 的概念延伸使用而來 (Tai and Wang 1990)；除了抽象名詞以外，有少部分具體物量詞的選擇也牽涉到類化 (analogy) 的應用，例如：一條短褲、一條扁平的魚，這可能是因為說話者將這些個體與記憶中的典型物類化的結果。

### 2.1.3 文化生活經驗觀 (experiential view of categorization)

Lakoff (1986, 1987) 認為分類是來自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人類與其周圍物質環境間的互動，而非單純的依據個體的客觀屬性特徵作分類。所以除了原型理論外，要廣泛解釋人類分類的行為，仍需參照人類主觀經驗的因素，此即文化生活經驗論。

所以無論傳統分類或原型理論，其所考慮的個體特性大致屬於客觀的立場，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會因不同的文化對外在物體產生種種交互作用的豐富經驗而有不同的認知，進而產生主觀的意識，對物體做成不同的分類。如 Dixon (1972) 指出澳洲土著語 Dyirbal，鳥在此不劃類於動物 (animal)，而是屬於女性 (female)，此乃根據他們的神話信仰原則 (Myth-and-Belief Principle) 認為「鳥」是一位女性

靈魂的化身。Erbaugh (1986) 指出在漢語量詞中，有些量詞只劃類於某個物體，並不能劃類於其他物體，例如書，用「本」來計量；馬，用「匹」來計量；話，用「句」來計量；詩，用「首」來計量；帽子，用「頂」來計量等，這都是因為這些物體跟中國文化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所寫的文字或詩詞是相當被崇拜的；馬是一種帝國的動物；帽子代表著官僚的階級等。大致上來說，漢藏語系的語言對書都有特定的量詞來計量；而泰語對大象也會用特定的量詞，不用計量一般動物類的量詞；馬雅族對玉蜀黍也有專用的量詞用法，這些都是因為此物對該文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而 Tai and Wang (1990) 提到根據歷史的記載，量詞「匹」是起源於匹偶或匹配之意，如馬與人相匹（劉 1965），其關係有一對的意思，如夫婦的關係，直到今日只能用來計量馬，讓一般人無法找到其真正的語意，經這約定俗成的用法後即被固化 (fossilized) 了，所以我們觀察到有些量詞只能計量某一個名詞，且找不出其真正的語意內涵，其主要原因是此實體對該文化有相當的重要性，在量詞的用法上也被固化所致。<sup>1</sup> 本研究將採原型理論及文化經驗分類觀作為分析有分類作用的客語量詞的認知基礎。

## 2.2 漢語方言分類詞的認知基礎

Tai (1994) 整理出以下幾個物體屬性 (object properties) 作為漢語方言分類詞的認知基礎：<sup>2</sup>

- (1) 質材 (material)：尚可次分為有生 (animacy) 或無生 (inanimacy) 等次類，如國語的「隻、頭、口、匹、條、棵」等分類詞即為計量有生屬性物體的分類詞；無生分類詞則如「張、頂、座、台」等。
- (2) 形狀 (shape)：又可次分成三個主要的類，即長形、平面和圓體（或一維、二維及三維）(one-dimensional, two-dimensional, three-dimensional) 的分類詞。國語分類詞系統中屬第一次類的有：「條、根、枝」；第二次類則如：「張」；而「粒、顆」等即屬第三次類。
- (3) 密度（軟硬）(consistency)：如國語中「條」及「團」分類詞所分類的物體即屬密度較低較柔韌者，而「根」及「塊」則相對的適用密度較

<sup>1</sup> 「匹」當量詞有兩種用法，一種讀第一聲 pi<sup>55</sup>（馬匹），另一種讀第三聲 pi<sup>214</sup>（布匹），此處所討論的「匹」係指前者。

<sup>2</sup> (1)-(4) 項取自 Allan (1977)：分類的七種類型 (seven categories of classification)。(5) 項取自 Tversky and Hemenway (1984) 的「物體的部分」(part of objects) 的觀念。

大較堅固的物體。

- (4) 大小 (size)：指的是有些分類詞對於和其搭配的物體的體積有所要求，如國語的「粒」和「顆」都屬計量圓體的分類詞，然而二者用法上的主要差別在於圓體的體積大小，亦即適用「粒」的物體一般而言體積都比較小：如米、沙、豆等；「顆」則用來數體積較大的圓體：如球、圓的蔬果等。
- (5) 整體的部分 (part of whole)：國語中如「頭、根、枝」等皆是源自於物體（主要是動物及植物）的部分的名稱，之後擴充以部分代表整體作為分類詞。閩南語的「尾」(bue<sup>53</sup>) 及客語的「尾」(mi<sup>24</sup>) 也是整體的部分。

### 3. 研究方法

#### 3.1 實驗設計

本研究在方法上所持的基點如下：

- 一、把分類詞從「量詞」中分離出來，也就是說只採用真正具分類作用的量詞，即分類詞 (classifiers)，沒有分類作用的量詞 (measures) 則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 二、理論上，綜合認知心理學中的典型分類理論與文化經驗分類論來闡釋實驗結果所得的語料進而了解人類分類的特質。
- 三、以形狀、大小、軟硬、以及整體的特徵部分等做為人類對外界物體分類的基礎。
- 四、物體形狀用長、方圓（或塊狀）為主要的標準。從幾何形狀視之：長形物體為一度空間的直線；以平面為主的方形體為二度空間的平面；圓形和塊狀物體同為三度空間的立體。

根據以上的研究基點，本研究共設計了三個不同的實驗做為建構客語分類詞和名詞的搭配原則的語料來源。實驗一以選定的名詞為實驗刺激誘發受試者產生分類詞，以此實驗結果建構每個分類詞的家族成員分布情形並找出中心成員 (central member) 或典型代表 (prototype)。由分類詞產生 (classifier production) 實驗的結果所得到的分類詞家族成員分布情形，一方面可驗證部分語意比較透明的分類詞的語意分析是否和說母語者在實驗中的分類結果一致，另一方面對於大多

語意仍未明的分類詞亦可提供一個很好的建構該分類詞語意的基礎。有了第一個實驗的基礎，我們希望進一步驗證以此所建構出的分類詞家族成員分布結果是否符合說母語者的語感，因此我們引用 Rosch (1975) 建構類別原型的實驗方法，讓受試者做類別原型的合宜度判斷作業 (rating)。Rosch 的方法運用在分類詞的研究上，就是將名詞和分類詞搭配後請受試者做合宜度的判斷工作，搭配合宜度越高的配對則表示此名詞越能做為該分類詞的典型代表。以此所得到的結果可和分類詞產生的結果做對照，進一步建構出更可信的分類詞家族圖。最後我們另設計了心理學研究常用的列舉法實驗 (listing) 讓受試者自由聯想和某特定分類詞搭配的名詞有哪些，目的是希望運用回想的方式來建構分類詞家族，我們的假設是：越是類別的典型或中心成員會越早被受試者提取列出，而家族邊緣的成員則不易被提取。

總的來說，我們的實驗方法包含：一、由名詞出發的分類詞產生實驗；二、名詞與分類詞搭配後的合宜度判斷作業；三、由分類詞出發的名詞列舉實驗。這一整套的實驗設計旨在確定客語分類詞的歸類類型及其認知原則，並找出每個分類詞的原型或中心成員。這三個實驗的受試者是同一批只會說客語而且不識字的客家鄉下人（見 3.5 節詳述）。設計不同的實驗是希望藉由從不同角度的切入，最後殊途同歸的互相支持以得到更為可信的結果。如果有不一致處我們亦將提出可能的解釋，並且我們相信這些因素不但不會成為我們研究的絆腳石，反而提醒我們在相關研究上不能忽略到這些重要的影響因素。一旦能全然釐清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人類分類認知行為的研究，我們才能在未來有效排除控制這些變數，期能得到更理想的結果。

### 3.2 分類詞產生實驗

分類詞產生實驗 (production) 係指名詞所表徵的實物做為實驗刺激讓受試者自然產生與該名詞搭配的分類詞用法。本研究的分類詞產生實驗中，為了讓受試者產生最自然的分類詞用法，實驗設計以不令受試者洞悉實驗目的為首要原則。這樣的實驗考量和其後的名詞搭配合宜度的評定作業 (rating) 以及名詞列舉 (listing) 實驗有很大的不同：後部分的兩個實驗中，受試者無可避免的將清楚的了解實驗者的意圖。然而就此二實驗的目的而言，只有瞭解實驗者的意圖，受試者才能有較佳的表現，因此這兩個實驗和分類詞產生實驗在方法上的差異是合理的。

### 3.3 實驗材料

我們利用戴浩一等 (1997) 所做的閩南語實驗基本材料來研究客語的分類詞。因為研究的重點在分類詞的分類原則，所有度量衡單位如尺、斗、斤及集合量詞如包、箱、碗等需排除在外。其次，較有意思的是那些只用於道地客語而不用於國語的分類詞亦會優先採用，如 mi<sup>24</sup> (尾)、lui<sup>24</sup> (蕊)、liang<sup>24</sup> (領)、teu<sup>11</sup> (頭) 等。決定要研究那些分類詞後，下一步便是列出使用這些分類詞的物品，如有哪些使用 mi<sup>24</sup> (尾) 做分類詞的動物：蛇、魚、蜥蜴……。mi<sup>24</sup> (尾) 在客語中是極為特殊的分類詞，因此希望找出使用 mi<sup>24</sup> 分類詞的魚、蛇、蜥蜴、龍等哪一個是此分類詞典型成員及其分類原則。就魚類而言，其外表形狀有很大差異故進而操弄「形狀」的變數，看看形狀對 mi<sup>24</sup> 分類詞使用的影響程度。長得像一般魚的形狀的如金魚、鯉魚、吳郭魚，因形狀沒有太大變異，因此只取一種。其他形狀變異較大的魚，如「長形」的鱔魚 (或鰻魚)，「八爪」的章魚，「扁形」的比目魚到「四腳」的鱷魚也包含在研究項目之中。

### 3.4 實驗方法

在決定刺激物之後，下一步便是決定刺激物呈現的方式以誘出受試者對實驗項目的名詞使用分類詞。當前一個大原則即是希望不同於早先研究者直接問發音人因而得到語料的方法，所以參照了 Tzeng et al. (1991) 及 Ahrens (1994) 等人的心理學的研究方式，不讓發音人知道實驗目的，令其在自然的狀況下不自覺的使用分類詞，藉此所蒐得之語料應較能了解分類詞在自然語境中的使用原則。為求研究的嚴謹及完整，首先根據 Tzeng et al. 及 Ahrens 之研究方式進行二個小試驗，評估其研究方法是否適合本研究。

我們試用 Ahrens (1994) 對正常人及失語症患者的分類詞使用研究中所採用的圖片。Ahrens 所使用的圖片設計的主要理念是每一幅圖皆包含可供描述的語境，如讓「兩匹馬」在一條河邊喝水，而非只畫兩匹馬，讓一個只會客語的受試者儘量對圖做描述並同時做錄音的工作。結果，在描述十多張 Ahrens 的實驗圖的結果中，發現兩個問題：1. 即使圖中的物品是二個以上，如二枝筆、三本書 (數量通常取一個以上較易使用分類詞計數)，但受試者常只說明圖中有筆、有書，而較少注意到數量的問題，因為要表達數量時才能得到搭配的分類詞，因此所得到的有效資料極少。2. 其次 Ahrens 所使用的圖片中，畫圖者使用的筆調常偏漫畫式，對於未曾受正式教育、較少文化刺激的純樸鄉下客家人而言，常發生

辨識的困難，往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慢慢認清圖片中所畫的物品為何？因此即使最後認出圖像，也因認知的運作承載了太多的辨識工作，因而忽略了使用分類詞，更甚者是終究認不出圖像。

基於以上兩項缺失，我們做了以下的調整：

- 一、針對上述的第二個缺失，決定既要從受試者處自然的誘得其對物品使用分類詞的情形，但又不能令其心思耗費太大能量在辨識物品上，尤其本研究的受試者不似知識份子那般熟悉漫畫式圖案，因此實驗刺激必須要不失真。展示實物雖最理想，但有其實施困難處，如：蛇、鱷魚、甚至不存在的龍等皆不可能以實物照展示。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即是以實物之相片呈現給受試者，希望能減少不必要的干擾變數，因此，本研究相片中之刺激物品，除了部分不易取得實物照，而改以儘可能傳神的彩色繪畫再拍下來的方式外，大多皆是實物照。
- 二、雖然 Ahrens (1994) 的實驗圖設計較符合一般言談的自然情況（有語境的），可看出一般人在自然的狀況下的分類詞使用情形，但若是得到太少的語料亦非本研究所希望的。因此，又再嘗試取 Tzeng et al. (1991) 研究失語症病人使用分類詞情形的方法，我們改變實驗刺激呈現方式，一次給予二張同樣的物品但數量不一樣的圖片，然後要求受試者比較二張圖的不同處。同樣的，參與這個小測試的受試者是符合本研究要求的只會說客語的鄉下人。測試了幾組圖之後發現，受試者很自然的使用了分類詞，且未意識到實驗者的真正意圖：觀察其如何使用分類詞。因為爲了要說明兩張數量不同的相同物的圖片就非得使用分類詞不可。因此 Tzeng et al. 的方法雖然語境較簡單不如 Ahrens 的方法自然，但其誘答的成功率極高，提供了原型範疇建構所需的原始材料。

### 3.5 受試者

爲確保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語料是未受國語及閩南語影響的道地的客語分類詞用法，因此所採用的發音人爲未曾受過國語教育且不太識字，不會說國語及閩南語的客家人二十人。主要生長在苗栗地區，以說台灣四縣客語爲主且有意願接受訪問錄音者。事實上在現代的台灣能操得一口純正客語的人已不多了，在純樸的鄉下農村尚能尋得一些寶貴的受試者，大多爲高齡，或許在十年、二十年後，便難有這樣的人了。



### 3.6 實驗程序

在所有準備工作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是找受試者接受訪錄。在正式的訪錄工作進行之前，實驗者先找受試者做前測，以便找出考慮未周全之處加以改進，然後才正式進行訪錄。

首先對可能合格的受試者進行背景調查並記錄以確定：一、教育背景；二、語言背景；三、年齡；四、其他（住址、電話等等，以便後續的追蹤研究）。

確定受試者合乎研究的條件之後，即可展開訪錄的工作。實驗的進行處雖無嚴格的限制，但大致要在不受他人、雜事干擾及通風、採光良好之處進行，以確保受試者可以專心接受實驗，一口氣完成，最好不要有中斷。並且由於受試者大多上了年紀，因此要注意受試者是否需輔以眼鏡，以確定能看清圖片，將所有不必要的干擾實驗的變數減至最少。

錄音工具採可錄式 MD 隨身聽進行錄音工作，實驗結果錄在 MD 上並在錄音的過程註明現在開始錄第幾位受試者，並在 MD 片上標明受試者的編號。

實驗指導語陳述如下：

說明：我一次給你看兩張圖片，請你告訴我這兩張圖片有什麼不一樣。（不做示範說明）同樣的，如果有什麼看不懂的，可以問我。（以上皆以客語發音）

錄音：讓受試者儘可能輕鬆自然地發揮，因無所謂正確答案，所以訪員除了扮演好的傾聽者並維持輕鬆的氣氛外，不應對受試者有任何干擾或提示引導等動作，除非受試者有不明白之處可回答其問題。

## 4. 結果與討論

### 4.1 mi<sup>24</sup>（尾）

分類詞「尾」在漢語方言中出現於閩南語 (bue<sup>53</sup>)、客語 (mi<sup>24</sup>) 及部分官話方言，如昆明話。mi<sup>24</sup> 主要的計量對象不外乎魚和蛇，而這兩種動物在國語中卻是以表長形的「條」分類詞來歸類，如一條魚、一條蛇。然而國語的「條」分類詞除了用於幾種特定的動物外（另尚有一條牛、一條狗等，詳參 Tai and Wang 1990），主要用於無生命的長形物體。但在客語及閩南語，只有無生命的長形東西可以用「條」計量（繩子、黃瓜、路……），動物則絕對不能用「條」，所以即使蛇具有如繩子一般顯著的長形外表，客語仍然只能用 mi<sup>24</sup>，至少對那些說得一口道地客語的人而言，這才是正確用法。

mi<sup>24</sup> 的語意即是尾巴，尾巴本是動物身上的一部分。後來用來計量那些沒有腳只有尾巴的動物，主要以水上的動物為主，而後延伸用於陸地上的動物，如蛇、蚯蚓、蜥蜴等。然而大多四腳動物皆有尾巴，但在客家人（及閩南人）眼中或許那並不是個顯著特徵，所以未一併將有尾巴的貓、狗、猴、牛、獅等歸到和魚、蛇同一類而使用 mi<sup>24</sup> 分類詞。其間的理由並不難理解：尾巴之於魚和蛇的意義絕對是明顯重要於尾巴之於貓、狗等動物。畢竟尾巴是魚和蛇倚賴來移動身體的部位，然而貓、狗沒了尾巴對其生活行動並無太大的妨礙。此外從外形的比例來看，魚和蛇的尾部確是極為顯著的。由以上觀點，魚和蛇便自然足以做為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典型例子。

## 4.2 mi<sup>24</sup>（尾）和魚類

首先我們藉由實驗得來的統計結果做探討，必須說明的是此處的魚是概指一般典型的魚，如吳郭魚、鯉魚等。我們以〈表 1〉呈現二十位受試者分別在分類詞產生實驗一中，使用客語 mi<sup>24</sup> 和一般典型的魚的搭配結果。〈表 1〉中 (20-N) 代表二十位受試者看圖後有回答的數目，(20-N) 中的 N 代表沒有回答的受試者數目。S 代表用該項分類詞回答的受試者數目。本文其他的表亦然。

〈表 1〉

實驗一		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使用數 (S)	回答數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mi <sup>24</sup>	20	20	100%

明顯的，我們可由〈表 1〉看出客語在 mi<sup>24</sup>（尾）和魚的搭配使用上，百分之百皆以「尾」來計量一般的魚。

接下來我們看看受試者在實驗二中評定 mi<sup>24</sup> 和魚搭配合宜度的結果。以下的〈表 2〉顯示：二十位受試者皆一致同意以 mi<sup>24</sup> 來計量魚是非常合宜的。評定的結果，魚和蛇、章魚、比目魚及鱈魚同在以 mi<sup>24</sup> 計量最合宜之列（並列第一），也就是都能做為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典型例子。

〈表 2〉

分類詞	配對之名詞	配對合適度評量之平均 (1 最好, 5 最差)
尾 mi <sup>24</sup>	魚類	1
尾 mi <sup>24</sup>	蛇	1
尾 mi <sup>24</sup>	章魚	1
尾 mi <sup>24</sup>	比目魚	1
尾 mi <sup>24</sup>	鱧	1

至於實驗三名詞列舉實驗的結果，顯然大多受試者最早想到的 mi<sup>24</sup> 的用例是魚，再來才是其他的動物。

總而言之，對同一批二十個受試者，三個不同實驗（即 production, ranking 及 listing）的結果都共同顯示出魚和 mi<sup>24</sup> 分類詞的特殊關係，因此從受試者使用分類詞的行為看來，魚確實比其他名詞甚至是蛇更能做為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典型。

### 4.3 mi<sup>24</sup>（尾）家族

在客語中能使用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動物，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如魚一樣的水生動物。當然並不是所有生活在水裡的動物都可以用 mi<sup>24</sup> 計數，只有那些和魚一樣，有著顯著且功能重要的尾部的動物才有資格。其二是具有長形身體的動物。在分類詞產生實驗中屬於第一類的，我們再挑出蝦和海豚以及下一節將會討論的一些非典型的「魚」（鱧魚、章魚、鱷魚、比目魚）；而後一類除了蛇之外，還取了龍<sup>3</sup> 及蜥蜴。<sup>4</sup>

<sup>3</sup> 龍雖非真實存在的動物，但在中國文化中卻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為人熟知，現在的某些慶典活動中仍可見舞龍表演。牠具有像蛇一般的長形身體但又比蛇多了四足（鳳爪）。

<sup>4</sup> 蜥蜴，俗稱四腳蛇，也有人稱之為 san<sup>24</sup> keu<sup>31</sup> tai<sup>55</sup>。

〈表 3〉：分類詞  $mi^{24}$  和十個家族成員搭配的結果（客語單語）

實驗一		受試者			排名
項目	分類詞	使用數 (S)	回答數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mi^{24}$	20	20	100%	1
比目魚	尾 $mi^{24}$	20	20	100%	1
蛇	尾 $mi^{24}$	20	20	100%	1
海豚	尾 $mi^{24}$	14	14	100%	1
龍	尾 $mi^{24}$	19	20	95%	5
蜥蜴	尾 $mi^{24}$	19	20	95%	5
鱷魚	尾 $mi^{24}$	15	16	94%	7
鱔/鰻	尾 $mi^{24}$	18	20	90%	8
章魚	尾 $mi^{24}$	18	20	90%	9
蝦子	尾 $mi^{24}$	5	20	25%	10

〈表 3〉描繪出十個  $mi^{24}$  家族成員在家族中的地位。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蛇、比目魚、海豚和一般典型的魚之做為  $mi^{24}$  分類詞的典型成員是相當符合語意分析結果的；龍及蜥蜴其次，稍微不具代表性；最外圍的是鱷魚、鱔/鰻、章魚及蝦子。在這裡讓我們困惑的鱔/鰻落在最外圍。這些成員在未被搭配以  $mi^{24}$  計數時，另一個選擇是  $tsak^2$ （隻）或  $t'iau^{11}$ （條）。關於  $tsak^2$  被使用的理由可以有兩種可能性：

其一是將  $tsak^2$  看成是「所有動物」這一個大類的通用分類詞。在動物類這個大類底下又可次分出符合  $mi^{24}$  分類詞使用原則的小類「 $mi^{24}$  類動物」。但即使是另有特定分類詞用法的  $mi^{24}$  類動物，當我們不是那麼注意提取合適的分類詞時，也可以  $tsak^2$  替代，畢竟  $mi^{24}$  類動物也是所有動物這一個大類下的一個成員，所以符合使用  $tsak^2$  的條件。因此即使受試者知道某動物是屬於  $mi^{24}$  類，但或許在很多語境下，說話者可能下意識裡認為有沒有使用更細膩的分類詞對其表達當下的思想並不影響，所以僅以較大類的  $tsak^2$  代替  $mi^{24}$  填補數詞之後的句法位置，這是經濟原則的使用。

其二則與認知問題有關。 $tsak^2$  除了可以替代特定的分類詞外，更是那些沒有特定分類詞可用的動物的唯一計數用單位，如大多四腳動物：貓、狗、猴、牛、羊、獅、虎等。因此如果說話者認為其所要計數的對象是屬於上述的非  $mi^{24}$  類動物的話，那麼他們的唯一選擇便是  $tsak^2$  了。所以對這些使用  $tsak^2$  的受試者而言

可能他們並不是將 tsak<sup>2</sup> 當作替代 mi<sup>24</sup> 的用法，而是根本就將該動物歸到非 mi<sup>24</sup> 類的其他動物類中，因此使用非 mi<sup>24</sup> 類動物所該搭配的 tsak<sup>2</sup>。如蝦也作為 mi<sup>24</sup> 家族成員的條件在於牠是水中動物，但在客語裡其使用 tsak<sup>2</sup> (75%) 的情形勝於 mi<sup>24</sup> (25%)，因為有些受試者認為蝦的外形不像魚那樣以顯著的尾巴為主，且蝦有許多隻腳故其成員地位不如魚。另外有些受試者會使用 t'iau<sup>11</sup> (條) 計量鰻、章魚、龍及蜥蜴，可能是因其長形身體的外形比一般的魚還要突顯，受試者在知覺上受到影響。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即看得出分類詞和名詞的搭配關係並非任意武斷，而是具認知原則。一般而言，生活化太常見的東西，往往在和分類詞搭配使用時會因共現頻率很高，而自動化結合成一組配對 (pair)，並且以配對形式儲存在語言使用者的記憶中，如‘魚—mi<sup>24</sup>’，因此不太需要再歷經認知運作去提取合宜的分類詞（在正常的情況下），久而久之就變得像約定俗成似的。然而「約定俗成」(conventionality) 與「任意武斷」(arbitrariness) 是迥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有其以認知原則為動機 (motivation) 之來源，後者沒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假設：越中心的家族成員其特定的分類詞被以通用分類詞替代的可能性越小；反之，越大。

如果有人不認同我們在上段中所提出的第二種 tsak<sup>2</sup> 被使用的情形，也就是說：有些受試者所用的 tsak<sup>2</sup> 不是替代 mi<sup>24</sup> 而是用來指除 mi<sup>24</sup> 類動物以外的「一般動物類」搭配的分類詞用法，那麼我們也可以假設：tsak<sup>2</sup> 的使用只有替代 mi<sup>24</sup> 的一種情形。也就是說：所有用 tsak<sup>2</sup> 的受試者事實上都知道這些動物是屬 mi<sup>24</sup> 類動物的，只不過在口語表達時不自覺的以通用分類詞 tsak<sup>2</sup> 替代罷了。此種情況似乎容易發生在年歲較高的受試者。從語意分析的角度：一般的魚及蛇因尾部顯著及功能重要所以成為 mi<sup>24</sup> 的典型成員。另外一個詮釋的角度則和「共現頻率」有關。當某種動物（或名詞）和其分類詞搭配的共現頻率很高時，很容易自動化結合成一組配對而儲存在語言使用者的記憶中，待要用時可直接提取其配對形式無需再歷經太多認知運作歷程。所謂的「共現頻率很高」，可能因此名詞（動物名）是其特定分類詞用法中的典型例子並且又是非常生活化的常見物品，故有很高的使用機率（如魚和 mi<sup>24</sup> 的關係一樣）。另外同樣是 mi<sup>24</sup> 的典型例子（中心成員）蛇和魚的情形卻不一樣，蛇並非生活中常見或常被提及的名詞，但只要一提到且需搭配分類詞就幾乎必和 mi<sup>24</sup> 共現，這也是另一種「共現頻率高」的情形。

蛇和魚因為身為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典型例子，並且和 mi<sup>24</sup> 的共現頻率很高，因此越可能自動化和 mi<sup>24</sup> 結合並以配對的形式儲存在記憶中，也就是：蛇—mi<sup>24</sup>；魚—mi<sup>24</sup>。名詞和專屬分類詞配對連結的越堅固，那麼被拆開和通用分類詞搭配

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是在一個有沒有用合宜的分類詞並不很重要的言談語境中，因它們是被成對提取且因自動化所以無需有太大的認知運作負荷，自然不必費力再去將配對拆開捨近求遠去和別的單位詞再搭配，這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此外，除了典型理論 (prototype theory)，文化經驗分類論 (experiential view of categorization) 也是我們認為解釋人類分類行為所需的重要依據。也正是這個理論可以提供一個合宜解釋以說明龍的情況。雖然龍並非是真正存在的生物，但對於中國文化而言，牠的地位是極為特殊的。由於牠如蛇般的體態，因此被歸在和蛇一樣的類別中。事實上，在不少古代的傳奇神怪作品中，大巨蛇和龍常不是分得很清楚，牠們的描繪極為近似。

以上所討論的是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結果，接下來我們看這十項  $mi^{24}$  家族成員在實驗二中和  $mi^{24}$  及  $tsak^2$  搭配在一起後受試者評定的結果如〈表 4〉及〈表 5〉所示。

〈表 4〉

分類詞	配對之名詞	配對合適度評量之平均 (1 最好, 5 最差)
尾 $mi^{24}$	蛇	1
尾 $mi^{24}$	章魚	1
尾 $mi^{24}$	比目魚	1
尾 $mi^{24}$	鱔	1
尾 $mi^{24}$	一般的魚	1
尾 $mi^{24}$	鱷魚	1.05
尾 $mi^{24}$	蜥蜴	1.1
尾 $mi^{24}$	海豚	1.2
尾 $mi^{24}$	龍	1.2
尾 $mi^{24}$	蝦子	2.3

〈表 5〉

分類詞	配對之名詞	配對合適度評量之平均 (1 最好, 5 最差)
隻 tsak <sup>2</sup>	蝦子	1.3
隻 tsak <sup>2</sup>	海豚	2.7
隻 tsak <sup>2</sup>	龍	2.7
隻 tsak <sup>2</sup>	蜥蜴	2.8
隻 tsak <sup>2</sup>	鱷魚	2.9
隻 tsak <sup>2</sup>	章魚	3
隻 tsak <sup>2</sup>	比目魚	3
隻 tsak <sup>2</sup>	一般的魚	3
隻 tsak <sup>2</sup>	鱸魚	3
隻 tsak <sup>2</sup>	蛇	3

〈表 4〉顯示：由和 mi<sup>24</sup> 搭配的合宜度評定結果所建構出的家族成員分布圖，成員在家族中典型程度的排序結果和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結果（實驗一）有點不一致。〈表 3〉中海豚也是 mi<sup>24</sup> 的典型成員，而鱸魚及章魚卻不是典型成員，但在〈表 4〉中鱸魚及章魚是典型成員，而海豚不是典型成員。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可能因為受試者年齡頗高，在做不同的實驗時難免會有點出入，但更可能是因為「看圖說話」的實驗與「合宜判斷作業」不同行為表現的關係。相同的從〈表 5〉來看 tsak<sup>2</sup>（隻）的較典型成員及邊緣成員恰好與 mi<sup>24</sup> 排序相反，這證明了前文中的假設是正確的：越是家族中心的成員，其特定分類詞被通用分類詞替代的可能性越低。反之，和 mi<sup>24</sup> 搭配的合宜度越高的名詞，在以 tsak<sup>2</sup> 替代後就越不為受試者接受為合宜。此外，前文中曾提到：有些受試者使用 tsak<sup>2</sup> 是因為認為該動物係屬非 mi<sup>24</sup> 類動物的一般動物，因此不是以 tsak<sup>2</sup> 替代 mi<sup>24</sup> 的用法。大多數的受試者認為：mi<sup>24</sup> 分類詞的非典型例子如海豚和鱷魚只能用 tsak<sup>2</sup> 算而不能用 mi<sup>24</sup> 來計量，可見得他們確實認為這些 mi<sup>24</sup> 分類詞的非典型例子係屬非 mi<sup>24</sup> 類的一般動物。反之，越是 mi<sup>24</sup> 分類詞的典型例子，理論上雖也可使用 tsak<sup>2</sup> 來計量，但大多數受試者都覺得聽來極不順耳。

#### 4.4 不同形狀的魚

物體的形狀是人類據以分類事物的重要屬性，因此形狀會影響我們對分類工作所做的決定。就魚類這一個很籠統的大類而言，其中涵蓋了除了一般典型的魚

之外，還有外形上和典型的魚有很大差異的其他種魚。我們必須說明的是，這裡所談到的魚類並非生物學上所指的魚類（有鰭、有鱗、有鰓……），而是一般命名上被冠以「魚」的一類動物。所以除了典型的魚以外，在分類詞產生實驗中我們尚採用「細長形」的鱔魚（或鰻魚）、「八爪」的章魚、「扁形、兩眼同側」的比目魚（扁魚）以及長有「四腳」的鱷魚做為實驗刺激以便研究形狀對  $mi^{24}$  分類詞使用的影響程度。

我們現以〈表 6〉呈現不同形狀的魚在分類詞上使用的差異。

〈表 6〉

實驗一		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使用數 (S)	回答數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mi^{24}$	20	20	100%
鱔/鰻	尾 $mi^{24}$	18	20	90%
鱔/鰻	條 $t'iau^{11}$	2	20	10%
鱷魚	尾 $mi^{24}$	15	16	94%
鱷魚	隻 $tsak^2$	1	16	6%
章魚	尾 $mi^{24}$	18	20	90%
章魚	條 $t'iau^{11}$	1	20	5%
比目魚	尾 $mi^{24}$	20	20	100%
海豚	尾 $mi^{24}$	14	14	100%

在〈表 6〉中，二十位受試者全用  $mi^{24}$  來數比目魚。可能由於受試者的視力不佳或少見比目魚之故，因此都未察覺圖中的魚是兩眼位於同側的，而因其外形幾乎和一般典型的魚沒兩樣，所以將之當做一般典型的魚來看。

長形的鱔/鰻魚和  $mi^{24}$  搭配的比例為 90%，和  $t'iau^{11}$  搭配的比例為 10%。鱔/鰻魚雖長得非常不像魚，但牠的體型卻很像蛇，具有長形的身體，也因為如此，有部分受試者使用  $t'iau^{11}$ （條）。另外長有四腳的「 $ng^{11} nge^{31}$ 」：鱷魚（事實上，牠並非真正的魚類），其和  $mi^{24}$  搭配率有 94%，另有一位受試者使用  $tsak^2$ （隻）(6%)。因此雖然鱷魚也稱  $ng^{11} nge^{31}$ ，並且也具有長形的身體（似大蜥蜴），但大部分的受試者第一眼看到相片時，無法馬上用  $mi^{24}$  和鱷魚搭配，要仔細想一下才會用量詞  $mi^{24}$  計量。此外，章魚也是如此，可見得形狀的變異果然會影響受試者的分類行為，即使同樣稱做  $ng^{11} nge^{31}$ ，只要形狀有了顯著不同，強烈的視覺感知會使得受試者選擇不同的分類法。但大體而言，這些「 $ng^{11} nge^{31}$ 」都有至少



80% 的百分比例和 mi<sup>24</sup> 搭配，可見牠們的名稱仍具有相當的優勢，使得仍有不少受試者無視於其形狀仍將之歸到 mi<sup>24</sup> 類。

## 5. 結語

本研究利用 Tai (1992, 1994) 所整理漢語方言分類詞範疇化認知原則、戴浩一等 (1997) 設計的漢語方言量詞誘發方式及相關配套心理實驗，收集在苗栗縣地區未受過教育且不識字、不會說國語及閩南語的客家老人（二十人）使用分類詞 mi<sup>24</sup> 語料。誘發方式是讓這二十個受試者看物體相同，但數目不同的照片而回答。相關配套的心理實驗是利用誘發出來的語料 (production of classifiers) 再給這二十個受試者做名詞搭配合宜度的評定作業 (rating) 以及名詞列舉 (listing) 實驗。這三個實驗用三個相關但不同的角度去探測每一個受試者對「尾」(mi<sup>24</sup>) 範疇的心理表徵。這三個實驗作業性質不盡相同，加上受試者年歲很高，實驗結果自然會有不一致的地方。然而查其範疇結構，發現「魚」、「蛇」很一致地為其中心成員，而「龍」、「蜥蜴」、「蝦」等為較邊緣的成員，受試者也比較不一致。這其實也是「原型範疇化理論」(prototype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所預測到的現象之一。

我們也用同樣的方法，針對苗栗縣地區國客雙語，但是不太會說閩南語的客家人（二十人），收集他們使用分類詞 mi<sup>24</sup> 的語料，結果如〈表 7〉所示。

〈表 7〉分類詞 mi<sup>24</sup> 和十個家族成員搭配的結果（國客雙語）

實驗一		受試者			排名
項目	分類詞	使用數(S)	回答數(20-N)	S/(20-N)	
魚	尾 mi <sup>24</sup>	20	20	100%	1
比目魚	尾 mi <sup>24</sup>	19	20	95%	2
蛇	尾 mi <sup>24</sup>	18	20	90%	3
鱔/鰻	尾 mi <sup>24</sup>	16	19	84%	4
蜥蜴	尾 mi <sup>24</sup>	16	20	80%	5
海豚	尾 mi <sup>24</sup>	14	20	70%	6
章魚	尾 mi <sup>24</sup>	13	20	65%	7
龍	尾 mi <sup>24</sup>	13	20	65%	7
鱷魚	尾 mi <sup>24</sup>	11	20	55%	9
蝦子	尾 mi <sup>24</sup>	2	20	10%	10

比較〈表 7〉(國客雙語)與〈表 3〉(客語單語)可看出,除了「魚」是兩組相同以外,國客雙語受試者使用 *mi*<sup>24</sup> 與其他家族成員的搭配比例顯然低於客語單語受試者。我們可以假設這是國客雙語受試者受到國語影響而產生的現象;而這兩個實驗的結果也提供了語言因接觸而變遷的一些基本資料。

我們希望未來能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進一步對客語分類詞系統做較廣泛深入的研究,其目標除了確定客語分類系統的認知基礎,並為客語分類詞系統的全盤研究奠定基石以外,更希望有關客語方言的研究結果能和其他漢語方言的分類詞的分類特徵結合,進而建立漢語方言分類詞分類的基本原則和架構,使得我們對人類認知分類的原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對於台灣的母語教育也提供寶貴的資料。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本研究也為台灣客語留下一個珍貴的記錄。

## 引用文獻

- Ahrens, Kathleen. 1994. Classifier production in normals and aphas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2:203-248.
- Allan, Keith. 1977. Classifiers. *Language* 53.2:285-311.
-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xon, Robert.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baugh, Mary. 1986. Taking stock: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un classifiers historically and in young children.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ed. by Colette Craig, 399-4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koff, George. 1986.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ed. by Colette Craig, 13-5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bov, William.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ed. by Charles-James N. Bailey and Roger W. Shuy, 340-373.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infa, and Penying Wang. 1999. Shape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and Taiwanese—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Language*, ed. by Ovid J. L. Tzeng, 189-221.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No.13*.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Rosch, Eleanor.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192-233.
- Tai, James, and Lianqing Wang. 1990.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1:35-56.
- Tai, James. 1992. Variation in classifier system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towards a cognition-based semantic approach.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587-608.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ai, James.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t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479-494. Taipei: Pyramid.
- Tai, James, and Fangyi Chao. 1994.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zha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9.3:67-78.
- Taylor, John.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versky, Barbara, and Kathleen Hemenway. 1984. Objects, parts, and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13:169-193.
- Tzeng, O., S. Chen, and D. Hung. 1991. The classifier problem in Chinese aphasia. *Brain and Language* 41:184-202.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 1994.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17。台北：客家雜誌社。
- 何耿鏞.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19-2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吳莉雯. 2001. 《台灣四縣客語量詞系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吳耀琳. 1998. 《華語形狀類詞探究》，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李美齡. 1998. 《閩南語量詞系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曹逢甫，蔡美慧編. 1995. 《台灣客家語論文集》。台北：文鶴。
- 郭怡君. 1998. 《中英量詞語意對比分析》，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黃雪貞. 1994. 〈客家方言的詞匯和語法特點〉，《方言》1994.4:268-276。
- 趙元任著，丁邦新譯. 1994. 《中國話的文法》。台北：學生書局。
-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戴浩一，李美齡，郭怡君. 1997. 《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NSC 86-2411-H-194-005)。
- 謝永昌. 1994. 《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肇錦. 1985. 《客語語法》。台北：學生書局。
- 羅肇錦.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Received 26 April 2005; revised 11 Octo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lنگtai@ccu.edu.tw

## **Categorical Structure of the Classifier *mi*<sup>24</sup> ‘tail’ in Sixian Hakka**

James H-Y. Ta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Li-wen Wu

*Yuemei Elementary School, Keelung*

In this study, a new method is designed to collect classifiers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method consists of three related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s: classifier production, rating, and listing. Twenty illiterate, monolingual Hakka speakers in Miaoli County, Taiwan, were selected for our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elicited from the twenty subjects through the three experiments, we are able to construct the categorical structure of the classifier *mi*<sup>24</sup> ‘tail’ in Sixian Hakka, its center members being fish and snake, with dragon, lizard, shrimp, and others as more peripheral members. As the monolingual Hakka speakers are disappearing fast, this study also preserves a set of precious data for Sixian Hakka as used in Taiwan.

Key words: Classifiers, Sixian Hakka, *mi*<sup>24</sup> ‘tail’, prototypes, categorical structure, object properties